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

中国电影出版社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

上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北京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集(上)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2 字数: 260,000

1980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500册

统一书号: 10061·341

定价: 1.15元

出版说明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大体上从1945年以第一部代表作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为开端，经历了七年全盛时期，至1953年以后逐渐衰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这一流派产生于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英勇反抗法西斯的战争时期，它植根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受到苏联三十年代革命影片和其他国家现实主义的影响，是世界进步电影的组成部分。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深刻地揭示了意大利战后的贫困和失业现象，表现了劳动人民争取正义、反对欺凌和压迫的斗争；与此同时，反映出普通人的善良、友爱和团结一致。在艺术手法上，以其朴实自然和真实感，获得全世界观众的称道。

五十年代，我国曾上映过《罗马11时》、《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等优秀影片，也出版过一系列电影剧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这些杰作，在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当时在我国文艺理论和评论方面存在着过左的思潮（以及后来一直存在的“左”的干扰），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认识片面，对文艺需要真实、艺术生命在于真实这个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原理口头承认实际忌讳，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我们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的评价，使我们在政治性方面采取了脱离当时意大利现实的苛求态度，而对其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则明显地肯定不足。今天，尤其在经历过“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后的今天，我国电影正在力扫极左思潮的流毒，重新认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重新肯定文艺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作用，我们选择了一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

代表作品汇集出版，供大家分析研究，以便对这一重要流派作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评价，这对克服我国影片中所存在的程度不同的公式化、概念化，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个剧本选里，我们蒐集了八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剧本，分上下两集。上集包括《偷自行车的人》、《大地在波动》、《橄榄树下无和平》和《警察与小偷》；下集包括《温别尔托·D》、《苦难情侣》、《人与狼》和《一年长的道路》。其中除《苦难情侣》系初版外，其余各剧本均已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单行本形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过。由于《罗马11时》已经列入“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于不久前问世，就不再收进这个剧本选中。

《偷自行车的人》（1948年），主要作者是柴伐梯尼和德·西卡。这是根据意大利小说家巴尔托里尼的同名作品改编的。剧本通过罗马失业者安东·里西父子追寻被人偷走的谋生工具——自行车的情节线索，揭示战后意大利社会的严重失业现象。里西父子在大街小巷奔走，我们也随同他们一起看到了战后罗马工人区和阴暗陋巷里的贫民生活和资产阶级伪善行径的某些断面。剧本透过对这父子两人在奔走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相互关系的描写（最后，父亲走投无路去偷别人的自行车而被逮住时，父亲在儿子面前被夺去了尊严），更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世界里失业者的悲剧。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大地在波动》（1948年），作者是维斯康蒂。描写的是西西里岛一个小渔港的渔民安东尼奥一家的故事。安东尼奥的父亲为了谋生而葬身鱼腹，年迈的爷爷带着安东尼奥兄弟四人出海捕鱼养活全家，却受到鱼商的残酷剥削。安东尼奥指望用抵押房屋的办法筹集资金，以期独立经营。但是一场风暴毁掉了一切，鱼商和银行乘人之危，更进一步拆散了他的家庭。作者通过语言和细节，着重刻划了安东尼奥的曲折起伏的心理状态。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橄榄树下无和平》(1950年),作者是利贝洛·德·利贝洛、德·桑蒂斯等。剧本描写了意大利乔佳利亚牧羊人的生活。富农潘非里奥霸占了牧羊人福兰契斯珂·杜米尼琪家的羊群;奸污了,后来又掐死了福兰契斯珂的妹妹;还要夺去福兰契斯珂的情人鲁琪亚。福兰契斯珂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者在剧本中表现了在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中,普通人逐渐提高觉悟,团结起来的过程以及团结斗争的胜利结局。剧本根据日译文译出。

《警察与小偷》(1951年),作者是布朗卡蒂等。剧本通过小偷千方百计企图逃脱警察的追捕、警察又千方百计企图逮捕小偷的剧情,用喜剧的手法,处理了战后意大利社会的悲剧课题——失业。最后,小偷为了糊口而作案的苦衷赢得了警察的同情,警察为了不致失业而追捕小偷的难处,也得到了小偷的谅解。于是小偷同意在保持他作为家长的尊严的情况下,由警察逮捕归案;而警察则在私下向他保证尽可能照顾他的家属。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温别尔托·D》(1951年),作者柴伐梯尼。剧本描写的是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退休老公务员的悲惨的晚年生活。菲薄的养老金使他在生活中只剩下自杀或行乞两条道路。意大利社会现实使他寂寞到只能把他的全部感情寄托在一条小狗身上,并且最后也全靠它才把他从自杀的边缘上拉了回来,重新恢复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在整个剧本中,作者让我们透过一个老人的寂寞孤独的眼睛,看到了战后意大利人民痛苦的生活景象,其中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抗议因素,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苦难情侣》(1953年),作者卡尔洛·利萨尼等。剧本通过表现居住在佛罗伦萨一条名叫柯尔诺街的各色各样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相互关系,表现印刷工人马里欧·巴里奇成长过程以及他与米莲娜由相互了解到发生爱情的过程,展示了墨索里尼上

台前后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种力量的斗争。剧本歌颂了反法西斯的普通人的高尚情操、团结互助与斗争精神，鞭挞了法西斯匪徒的残暴。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人与狼》(1956年)，作者是德·桑蒂斯等。剧本描写了意大利北部山区严冬季节贫苦人的生活。人们为生活所迫来到这里，冒着生命危险与狼搏斗，以保护牲畜。卓万尼是复员军人，他就是在与狼的搏斗中丧生的。他的妻子怀着无限悲痛，继续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而斗争，并拯救了另一名猎人黎古丘。剧本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以及他们的崇高品质。这部影片由于受到意大利检查机关和制片人的阻挠，删改了许多地方，与作者原来创作意图有距离，但作者说：“应当说明的是，在主题思想方面，不管怎样删改，有些东西还是删改不掉的。”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一年长的道路》(1956年)，作者是德·桑蒂斯等。描写的是一场“相反的罢工”，即一群已被解雇的筑路工人违背雇主的意志继续工作，最后他们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并得到了报酬。剧情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国家里，但从作者所描写的风景、人物风貌、失业现象、事件本身，一望而知就是指意大利。根据这个剧本所拍摄的电影，是1958年在南斯拉夫完成的。这一事实本身也反映出，当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们为了要拍摄人民所需要的影片并避开意大利的检查制度，工作条件是很困难的。剧本根据俄译文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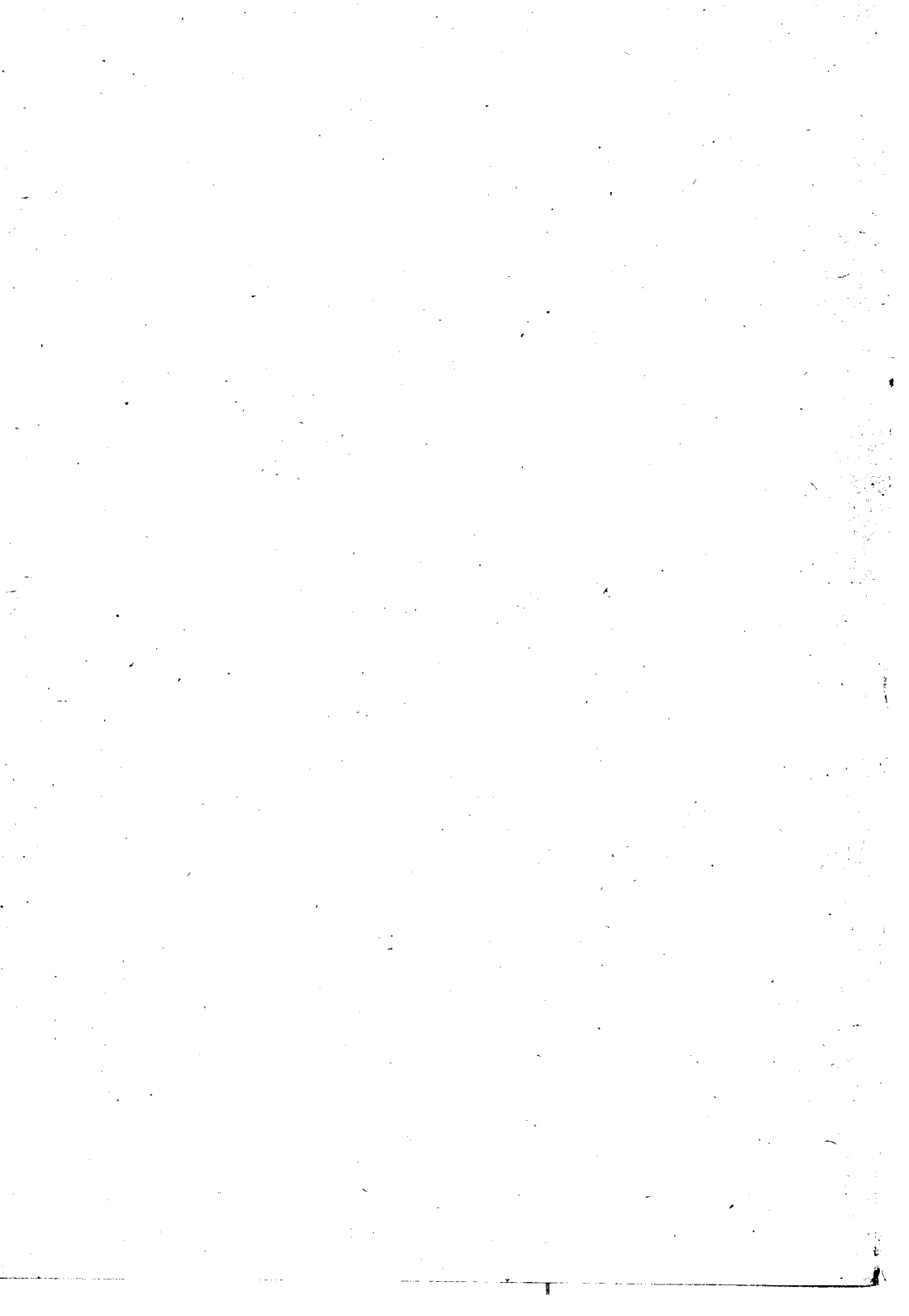
目 次

偷自行车的人.....	西柴烈·柴伐梯尼、维多里 奥·德·西卡 等著 衷 维 昭 译 (1)
大地在波动.....	鲁奇诺·维斯康蒂 著 俞 虹 译 (65)
橄榄树下无和平.....	利贝洛·德·利贝洛、朱塞佩· 德·桑蒂斯 等著 李 正 伦 译 (169)
警察与小偷.....	布朗卡蒂、法布里奇 等著 蓝 萧 子 译 (229)

偷自行车的人

西柴烈·柴伐梯尼、维多里奥·德·西卡、苏
卓·赛奇·达米谷、奥雷斯特·皮昂科利、阿杜尔
富·弗朗契、盖拉尔杜·盖拉尔地、盖拉尔杜·谢
里爱利 著

衷维昭 译



罗马。风和日丽的晌午时分。“职业介绍所”古老的楼房。石砌的楼梯从街上直通二楼。在高高的梯磴上站着“介绍所”的职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神情疲乏的人，戴着眼镜。他嘴上叼着一截灭了香烟头。他在按着名单叫那些今天有可能找到工作的失业者。下面是一群饿得有气无力、渴望着干活的人在紧张地听着他发话。他们都把头昂起来，期待地朝上面望去。可是幸运的人并不多。

“安东·里西！里西在不在？”职员问。

“里西！”一个青年工人接过去喊着。

没有人答应。看样子，里西是没有在这儿。

“里西，里西！”马上又有几个人喊着。

由于幸运的里西始终也没有出来答话，那个青年工人就到处找他去了。

他发现里西坐在水龙头旁边的阴影下。

“你怎么在这儿消消停停地坐着呀？”小伙子一边跑，一边兴奋地嚷着。“快去！在叫你哪！”

安东跳起来，随着来找他的这个工人匆匆赶回“介绍所”那边去。那个职员还在跟失业的人们谈话。

“今天不要建筑工人，”职员说。“你们的意思要我怎么样？我也是没法子啊！耐心一点……我们一定给每个人都安排个工作。我在这儿不就为的是这个吗……我们尽力去做就是了……”他一眼看见安东，又说：“今天倒是有里西一个工作。”

“有工作？”安东叫了起来。

他仿佛还不相信自己的幸运，试探地看着职员。有一刹那工夫，安东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个懦怯的微笑……可是这微笑顿

时又不见了。

里西是个身段挺拔的漂亮的年轻人。瘦瘦的一张脸，长着一对突出来的颧骨。一身很好的西服虽说已经磨得很旧了，但你看了还是会以为：他有职业，而且是经见过好日子的。

“是的，你有工作了……贴广告去，”职员给他明确说。

“这封介绍信你带去交给那边。这是地址。”

失业者们紧紧地把他们围起来。大家紧张地看着里西把介绍信接过去，然后就像奉到命令一样，又一齐把目光掉过来盯住那职员。

“我们就什么工作也没有吗？”有个穿一身破烂军服的失业者问。看样子他是个退伍军人。

里西仔细打量着介绍信，又是惊奇又是兴奋地说了一句：

“啊，我的天，真是太好啦！”

“我们呢？……有什么工作给我们做吗？”那个失业者还在一个劲儿地问。

“今天倒是有两个车工的缺。可你们诸位都不是车工，”职员解释说。

“我不是车工，这眼下就该饿死啊？”

安东把介绍信捧在眼前，转身走到一边去了。他像着了魔一样，盯住了介绍信就挪不开眼睛。

“喂，里西！”职员忽然想起来。“别忘了带一辆自行车去。你应该带着自行车去上工！这在介绍信上也注明了的。”

“自行车？”里西反问一句。

他的脸色显得很不安了。现在他只想多赢得一点时间。

“我那车可已经……过几天我就有车了。”

“唉，那不成！”职员反对说。“你这会儿就得有一辆！……否则我不派你去。”

“这有什么关系？……头几天我就跑跑路也行。”

“是这样，里西！”职员还是坚持着。“你实话实说吧，

到底有没有自行车？你要是没有，我就另外派人，省得叫你去了。”

有几个失业者一心一意地听着这段谈话。

“我有自行车！”一个失业者插嘴说。

“你当是就你一个人有车吗？”又有一个失业者打断了他的话。“我也有自行车！”

“我也有！……我也有！”可以听见好多声音这样说。

“可是你是个建筑工人，”职员对第一个插嘴的失业者说，“根本不是干这一行的。”

“那就给我改行好了！”失业者喊道。

“这可办不到！……嗯，你到底怎么样，里西？这自行车你倒是有还是没有？”

“我……我会有的，”里西急忙向职员保证。“明天我准有车去上工！”

“反正你小心吧……请你注意：没有自行车，你到了那边也是白搭。”

“怎么，你以为我还要为一个工作在这儿等上两年吗？明天我一定带着车去。一定！”里西坚决地说。

安东一路不停地跑回家来，就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他一样。

他已经跑到他住家的那条街上了。这是罗马的一个工人区。这里不久以前才盖起一些阴沉沉的规格一律的房子，从上到下住满了劳动人民。有很多房子的工程还没有结束，房子周围的场地也还没有清理。

安东跑到水龙头跟前来。这儿正有很长的一队吵吵闹闹的女人，提着桶和罐子，急着要凑过去打水。看情形工人村里在闹水荒。

“玛丽亚！”安东招呼他的妻子。“玛丽亚，快来！”

玛丽亚是个瘦小的体格单薄的女人，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

眼睛。可巧她刚刚打满了水。她提着满满的两桶水匆匆忙忙地向丈夫走过来。

“安东！……什么事呀？”

安东兴奋地用手比划着，一边就激动地给她解释开了：

“你知道，有工作啦！……介绍信都拿到了……可是没有钱，”他说。

“怎么回事呀？”玛丽亚莫名其妙。

安东在心情激动之下走得非常快。玛丽亚提着沉甸甸的两桶水，差点跟不上他。他说的那些话她也没有听清楚，因此心里就更激动得厉害了。她不能相信这不是她听错了，而他说的确实是那几个有魔力的字眼儿：“有工作啦！”

“我什么也不明白！”她颠三倒四地说。“什么也不明白！你说什么来着？”

安东没有回答，还是那样很快地走着。

“等一等，你站住一会儿行不行，”玛丽亚终于央告起来。“你说什么来着？……是有工作了吗？”

“还是个挺不错的工作哩！属市政府的！”

玛丽亚很费劲地下一个斜坡。沉重的水桶直要把她拽下坡去。安东一回头，才看出他的妻子走得多么吃力，就从她手上把一桶水接过去。

“天哪！”玛丽亚嚷道。“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啊？！……那么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辆自行车。要是我明天没有车去报到，这工作就要给别人。”

他们来到他们住家的房子跟前。两人从一道又暗又脏的楼梯走上去。

“那怎么办？”玛丽亚问。

“你看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法子？”

“你本来不应该把车当了。”

“可我们吃什么啊？我生下来就是活该倒霉的！”

“得啦，得啦！”

“样样事情都他妈的别扭！……我可真受不了啦！”

“你别吵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不如跳河淹死来得痛快呢！”

安东简直要急疯了。他一声声喊叫着。可是怒气发作一阵之后很快就又平息了。他突然浑身无力，陷入一阵痛苦的沉思中，痴立在门口。玛丽亚猛然一下把水桶放在厨房里的桌上，又去把丈夫那一桶也提过来。

安东走进宽敞的半空的房间。他在床上坐下，双手绝望地抱着头。

玛丽亚这时候的一举一动却都十分果断。她使劲一下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取出来一个包袱，然后直奔床前。

“喂，你起来，安东！”她对丈夫说。

等着安东莫名其妙地站起身来，玛丽亚就从床上把被单揭下来，拿到厨房里去。

“这是干什么？”安东觉着很奇怪。

“人没有被单也一样睡觉的。好像你真的还挺讲究呢！”

玛丽亚在厨房里。她把一只双耳木桶一脚踢到屋中间。就手把床上揭下的被单扔进去。从灶头上提起一桶热水，把水倒进桶里。

水哗哗地流着。

镜头“叠化”，出现了当铺的窗口。

玛丽亚把一个包袱交给收货员。

“这儿是被单，”她说，“麻布被单，”她注意到收货员脸上挂着点怀疑的笑意，就又加一句说，“有麻布也有棉布……顶好的料子。还是我陪送的嫁妆呢。”

“对，不过都是旧的。”

“并不怎么旧啊。有两条还是全新的。”

收货员耸耸肩膀。

“一共几条？”

“六条。三条双人用的，三条单人用的，”玛丽亚一口就报出数目来，同时期待地看着收货员的眼色。

收货员把被单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就开出了价钱：

“七千块。”

“七千块？”玛丽亚反问一句。

里西也在小窗里从她背后露出脸来：

“您就不能多少加一点吗？”他央告地说。

“东西可都不是新的，不是新的了，”收货员反复地说。

他把被单交给库房管理员。他仔细打量着玛丽亚和她的丈夫，于是淡淡地笑一笑说：

“七千五百块吧。”

感激的笑容使安东和玛丽亚脸上泛出了光彩。

“姓什么？”收货员开收据的时候问。

玛丽亚报了自己的姓名地址。收货员开始数钱了。于是这两个里西，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不转眼地看着手指数钱的动作，机械地搐动着嘴唇，一次又一次地念道：

“一、二、三、四……”

当铺里的另一个部门。

安东从窗口把当票递进去。

“自行车，”他这么解释着。

职员随随便便看了当票一眼，又拿它跟一本簿子核对一遍，就说：

“您付款吧，六千一百块。”

“哪有这么多啊？”安东很不安地说。

“利钱，还有保管费，”职员冷冷地说。

安东付了钱。职员起身朝几台摆着很多自行车的陈列架走去。安东想帮帮他的忙。

“是‘非杜’牌的，”他提示说。“就在那辆红色的旁边。”

“知道，知道，”职员不耐烦地答应，径直走向库房的深处。

……透过接货间和库房之间的带网眼的隔扇，安东看见库房管理员把玛丽亚的包袱带过去。

……共分六层的货架。这些架子都上上下下堆满了抵押品。库房管理员为了把包袱放上去，往上越攀越高了。

安东仰起头来，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他的眼神显得悒悒不乐。

职员终于把自行车从库房里取来了。安东这样着急地抓住了他的车，又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推出门去，连那个职员都差一点拦不住他：

“等一等！标签还没取下来！”

市属“广告张贴所”的办事处。

安东肩上扛着自行车走进来。刚遇到头一个工人他就问：

“这儿谁管事？”

“你是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吗？你上那边去，”工人很和气地给他指点着。

安东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他肩头上还一直扛着自行车，就跟人家办起交涉来。

“把你的自行车放下！”办事处职员不耐烦地发了话。

“对不起……我姓里西。里西·安东尼奥。‘职业介绍所’介绍我到你们这儿来的。”

“哦！那好吧……你明天一早来上班。来了就马上去库房领广告。”